

惟機關在目觸之而動一觀美色則倏然

生愛一見惡則悠然增惡故愛之而欲心

生是此心生於物也惡之而欲心死是此

心死於物也原其所自是心之本然哉

皆其機之在目也故上聖有內觀之經仙

家有簾目之法儒之非禮勿視釋之清淨

眼根其旨深其則不遠矣雖然瞽者亦有

嗜慾豈機專在目耶故曰心目相關

○黃帝陰符經講義卷之二

黃帝陰符經講義卷之三
藏八

雲峯散人夏元鼎宗禹譔

經曰天之无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盡然

天何心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然必風雪

凝沴水霜凜冽而後萬物有歸根復命之

理是天之无恩而大恩生矣況迅雷烈風

發於春夏而百嘉暢茂凡蠢動含靈莫不

載然遂其生理所謂猛火烈焰之中乃金

寶成就之地學者體此當明殺機反覆害

裏生恩造無上之玄元爲天人宗匠也

至樂性餘至靜則廉

情有悲歡性則至樂欲有動作道則至靜

此仙凡所由分也學者求道先當以性天

爲樂不使一毫窮通得喪累於其中則甜

淡無爲廉於持養自然心與道契彼其七

情六慾悲歡無常動觸機日暮塵網无

有出期何性之可樂何靜之可廉歟

天之至私用之至公

天道无私然於金丹也若有所私天心有

私然於大道也若无所私何以言之人稟

賦於天一點靈明真覺之性三昧无爲自

然之火先天太一舍真之精无大无小无

貴无賤无仙无凡皆獲具足是天无所私

也然而有道者陰陽升降不失其時日月

交合不差其候呼雷喚雨振風閃電真能

旋乾轉坤驅龍伏虎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有不可思議之妙無道者反是陰陽失升

降之期日月无交合之候雷電風雨自視

何有一身所存不爲飯囊酒囊則爲藥肆

涇房是天果私於有道而不私於无道耶

吾見其有道者長生住世雖數盡而飛仙

无道者疾病纏綿速與草木俱腐是天之

至私者乃所以極其至公者也可不警歟

禽

禽之制在氣

萬物有生皆稟一氣禽若至微飛行太空

雖知六翮所鼓衆羽所扶儻非一氣之充

則亦廢而不舉學者知之則保畜元和培

養神氣使之至大至剛充塞天地而後已

詩不云鷗飛戾天魚躍于淵氣作之也

夫亦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乎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恩

欲通造化當知生死之根欲明大道當識
恩害之義是理也捨五行造化金丹大道

何以明之且金生於己死於子子爲水鄉
而金能生水然則金豈真死耶木生於亥
死於午午爲火地而木又能生火水土生
於申死於卯卯爲木位而水又能生木是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也然而生死之

根固然而恩害之義却異惟金火之造化
不可以生死論也龍虎上經曰金火者真
藥也丹術著明莫大乎金火且火生於寅
死於酉酉爲金鄉其火但能克金豈能生
金耶況酉爲金旺之鄉而火爲就死之地
既不能克之爲害而金反以生旺爲恩然
金亦豈能自生要必資於所生惟土能生
金而火却又生土若无戊己不成丹者也
嗟夫五行相生相克至理幽微學者罕知
况金丹一說只是喜談樂道曾不深究玄

旨弄當一分辨以詔將來且內外二丹
不出五行造化獨不曰水火木土之丹而
特曰金丹者何也蓋天一生水坎爲水官
水爲萬物之母修真者必當先於坎宮留
心也然坎宮之水豈能自生惟金能生之
是元始先天之氣從金化生古歌曰用鉛

不用鉛須向鉛中作及至用鉛時用鉛還
是錯蓋金爲金母金爲水母水爲丹母其
相生相成之義如此然大道不以相生爲
用而以相剋爲功豈非以金能克木木歸

於土未能克土土極於虛土能克水水混
於空水能克火火終於滅火雖克金而金
曾不壞煙消焰盡金體愈堅參同契曰金
入於猛火色不奪精光豈非害生恩恩生
於害乎此其所以謂之金液還丹謂之長
生不死謂之返本還源惟只水中金一味
而已若肝心脾肺腎精津氣血液其形質
全不相干其性命却又相干真理雖有可
言其道則不可言蓋有機無有合和有藥
物有火候有真凡有賓主聖人傳兼不傳

火不遇真師莫強猜非歃血盟天剗沙文
地不許妄授連者殃及九祖禍先一身張
平叔傳非人三遺責罰可不鑒歟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哲人
可以處處我以不愚聖人其期我以不期

卷八

愚賢哲同一初耳自其心有廣狹則所
造有分量且天地時物咸有文理其法象
著明无内无外人能仰觀俯察則克念而
作聖克明而作哲然由愚而哲由哲而聖
皆自心之廣狹推之故愚能以天地文理

之大存於仰觀俯察之間雖至於聖可也
吾而楷於時物文理之小察於日用常行
之間僅止於哲而已聖哲既分純疵異念
愚人既聖在釋謂之直超彼岸見性成佛
在道謂之一得求得平地登仙一念之迷
既純於愚一念之覺自純於聖惟哲人則
不然其初若汲汲於明道而終則復悠悠
而慢道苟不加防虞之力則出入无時操
存捨亡又將入於愚而不自覺矣我之所
希者聖其可以僅哲而復愚乎故我以不

愚非特不愚而聖也亦豈特至聖而已也

蓋聖人其期猶有限量之可名是猶桔於天地文理之用也我乃離形去智與道合一而獨超於萬物之表是豈可得而期哉此大而化之之謂聖若難造矣而聖而不

可測知之謂神即金丹之大道也論至於此則曰愚曰聖曰哲始也以天地時物之文理而入道終也忘天地時物之文理而得道譬之五行造化萬象森羅皆道之用

文字語言瓦礫錫秤皆道之寓凡三十六

百門中一一踐履真積力久月无忘其所

能固以限期為驗如顏子之亞聖不違仁於三月之久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若夫孔子之集大成文王之順帝則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何以期限為哉彼修空寂者

曰餽君經萬劫終是落空亡何謂不可期也殊不知身經劫火雖云壞道若虛空能壞無異哉金丹大道肇於太極成於無極用於有窮妙於无穷不可以凡俗語當共神仙子細推也

沒水入火自死亡兵

水火有焚溺之患刀兵有殺伐之威不待智者皆知所畏避也今乃求沒於水願入於火樂斃於兵曾不病風喪心亦非形格勢禁其事深可憫惻何也彼酒色財氣乃

水火刀兵之異名人皆焚溺自盡於中曾不知懼且嘗學道者徒清修齋戒縱與彭聃同年亦謾孤苦一世曷若我酒色為樂乎噫飛蛾撲燈難以遮護特為長嘆息而已

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

陰陽勝陰陽相推變化順矣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以制之

太上曰萬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又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

以觀其復且至虛至靜體疑於陰萬物從何而生然陰不極則陽不生靜不極則道不見況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无名長養萬物儻不法於自然處於至靜則天地萬物決不能生人以一身參天地萬物之

用得不知所謂靜乎惟其心猿意馬日縱於利慾之場視天地萬物生成之理於已何哉況天地之道若浸潤焉自一陽而浸至於六陽自一陰而浸至於六陰皆以漸而長未有驟而進也故陰陽相推皆順自然之理惟聖人知其然也則无為中有為至動中至靜使天地萬物因靜而生非有道者孰能知之

至靜之道律歷即不能契鳥獸之謂也

律歷之法推算天紀有七十二候有二十

四氣有四時八節有晦朔弦望皆度數不可違也然治歷明時推步織悉疑非自然無為之理也推聖人道極至靜心同太虛陰陽升降運化自然曾无一毫造作若律歷之多事得非鳥獸之謂乎蓋鳥獸者烏兔也烏兔者日月也日月者水火也水火者陰陽也陰陽者天地也天地者清靜無為自然之大道也大道者即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之學也性命者即長生不死金丹之方也

莫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

陽相勝之術昭昭然進乎象矣

大哉道乎至哉言乎陰符聖經皆黃帝聞
道秘言予輒不揆解釋其義妄泄天機載

觀未後數語總括始終亦猶乾坤之彖辭

備六十四卦之大義其探赜索隱鉤深致

遠未易揣摩猗欺休哉敢再拜薰染而詳

明之且金丹大道其於一身有奇器焉非

必鑄治也偃月之爐太一之竈无內无外

之鼎至靈至聖之藥是生萬象皆出自然

洞賓謂一粒粟中藏世界三升鑄內炎山

川豈虛語乎故以八卦言之則坎離為本

以周天言之則子為先其機之神也則妙

用无方其鬼之藏也則隱顯莫測陰勝陽

則水火為既濟陽勝陰則日月為合璧金

烏有弱免之功木龍有伏虎之德龜蛇交

頸蚌螭含珠懸象昭昭殆不可掩得非充

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

而不可測知之謂神者乎是道也即吾儒

分內事也昧者謂金丹為異端曲學是猶

坐井觀天而曰天小者豈天之罪哉

黃帝陰符經講義卷之三

黃帝陰符經講義卷之四

歲九

雲峯散人夏元鼎宗為誤

性不違情第一關

陽氣德之柯復者道蓋

氣不化精第二關

能常清淨天地皆歸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

正心誠意專氣致柔

口不妄言第三關

神不外號第四關

目不妄視第五關

耳目口三寶勿發揚

口不妄念第六關

真念存焉妄念忘

雲峯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蓋戶者關也有關而後行於正道也儻无關則有猖狂妄行之患放僻邪侈之習矣故

曰內有三關以性為主以神氣為宗所謂常收歸裏不放出外者是也外有三關以

口為樞以耳目為鍵所謂九竅之邪在乎

三要者是也此皆日用常行中庸大道之道也夫道若大路然人豈不由之哉其初

也婦人女子皆可與知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故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

謂信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而不可測知之謂神是神也豈非